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九

平越王士俊校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信州上饒縣人資稟穎異不屑為富貴利達之求生於宋理宗景定三年丙辰自少時卓然講求聖學深信陸子之書宋亡元興遂絕意仕進時許文正諸公方崇朱子之學既設科取士非朱氏之說者不用先生守所學不變閉戶潛修躬行實踐德益充望益重於是有志之士爭來問學弟子千求存祝蕃舒衍吳謙最著而先生以靜明名其書

齋學者因稱為靜明先生其跋也視諸遠狀其行甚詳令番集不傳惟李存所為墓誌銘見俟菴集中其辭云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流從覺甚盛而近世淪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遺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俛仰書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之行也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孟子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民將其遺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矣甚者譏排之數經之明排之又甚者求欲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於往往有省焉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二月此[illegible]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苑字立夫

曾祖友諒祖元安父一寧母曾氏子男一曰景女三壻周良
弼段新項譎孫男三曰穎東辰辰為從子潮先後明年三月
丁酉窆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己酉葬崙山先生剛方正大於
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强毅無所畏文憲然於浮沈里巷之
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焉居困苦然其身而拳拳於
學術異同之辨無十年之庭一命之貴而有功天下後世之
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詩若其他言
行其所以啓迪學者之方門人視諸述之備已存雖不欲亦
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摭其大者誌諸墓為之銘曰學久荒今
則萌用弗亨後有成由先生

靜明先生於陛子弟子門人之書無不搜求講貫嘗取錢子
與百行冠冕詩編緝之以示諸生而李仲公為之序云自采

詩之政廢而詩之其敝以微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介其詩於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獻堂錢子生於宋之叔世歷昔之孝者忠者而贊之以詩而心以爲是二者百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詩錢子有道之士行於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贊即其所行者也是故引臣之理兒則有以備其所歡叔治之泣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粲之嘔血雖出於憤烈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禾之雍愵子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而見理亦有所不可泯孔褒之爭死則疑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衆邪共昔所以引人反求諸己者嗚呼此豈徒溺物態流連光景剝哉上饒陳先生獨受而講之日與諸生講求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

下人心風俗爲已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危素又板行之間者見者皆從而欣助之之人也之心也又豈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或雜興而亂恐其旨且未必不如蟋蟀然則如天常民彝何

李存上先生書頗於先生之學有所發明今附其畧於後云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靜明尊先生座上人心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綴緝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數容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駃馬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火宵而稽穡也至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知棄之弗畜之

矣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而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胥歡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華不才亦豈得私於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於人窮之奔走雖門徒或謂之迂至見弟不喻其意而況於今該者乎微惟陸子本心之學先紹於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贊述之夫豈規規然於繩飾訓詁之末以習人昏餘宋人所窮者耶今先生又特立於波瀾顛倒之餘狀推於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爲不爲人

所不爲爲之人之所非不苟[illegible]
而教人也譬諸草木春以萌少長以榮[illegible]知
之無小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雖願學多見其[illegible]
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使[illegible]
棄焉則將何以逭其責於天地之間哉許[illegible]
劬勞言父母生之而劬勞者也豈弟君子遐不作[illegible]
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焉惟先生終惠[illegible]
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黄氏宗羲曰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於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於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於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

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陳先生之教行於家。賢者頗多。是時方以朱子說取士。俱不應舉。從子輔、字德輔、孫彥、清尤能世其學。李仲公嘗爲彥清兄弟名字說云。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穎、彥清、次東、彥方、幼、八彥良。他日穎將遠游。請發明其義。余曰穎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爲清穎云。故字以清。東者四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於時爲春。於人爲仁。故字以方。辰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庶。凡有所事。孰不擇其辰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一人之身也。天下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修其身。在於清明其心焉耳。勿擾擾以自賊。勿憧憧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是則所謂仁也。苟仁則吾之變化云爲。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名問其字。則三推其義

則一也。矧彥清粹美而嗜學彥方敦厚而有容而彥良於日川之間亦知所自擇皆將不孤其名字云。仲公又有贈陳彥清遠游序云、士之欲不汨汨乎生者。必當出而游也。戶庭之間沒沒以朝夕。閭巷之途忽忽乎而少老焉。上饒陳頴彥清、請將游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爲之序。余取而讀之。亦何泒泒乎强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夕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强力有以過乎人、余蓋下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於此矣。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遠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在上。恪乎其在側。勉勉乎其自已也。楚楚乎其等也。抑而非廢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於

其外。亦將無失於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初靜明先生弟子句江東四先生而外。惟覃懷閔仲晉為寂若先生從子輔師事仲公。役往問學於仲晉。仲公有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云。夫理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超險阻。躬樵爨。甘藍縷。古之人亦胡為乎然哉。蓋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不勤。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覃懷閔君來游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為教也。凡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貫悉備。若網之有綱。若穡之有秋。與之處。郡倍之氣。將洒洒而自消。既而移家龔慶。而陪講於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

業大師之賢而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已能不難於未聞不厭厭於故常之習不屑屑於營業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此將有所成矣况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

陳先生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李存字明遠行二故又字仲公饒州安仁縣人生有異稟工文章年甫壯名已聞於四方其友舒衍勸其為學始師事陳靜明先生學成望益尊屢聘不起元史稱為江東大儒事詳弟子臨川危素所撰墓銘其詞云至正十四年七月番易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

口始開砦。哭於清忠亭。又明年春、元教于宗師有興爲位以
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縻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孫
卓謀奉喪還塟。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
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
沐人也、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
大父昌宋贈朝奉郎、大父椿、鄉貢進士、父萬頃、由進士制置
司參議官、之極從大父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生四歲、
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徧求奇書、及陰陽名法
神仙浮圖百家言。爲古文章、市視播、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
疾者。雖甚寠。必奔走視之、未始問報、兄中伯死、撫其孤、嫁娶
之。適己子、其後三以所析產求衛、三還其券、并讓屋室器物、
鄒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有其孤至成長。故蚤有州

里之巽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疇昔慕子之多才藝今進於陳先生立大猷聞聖賢之學于之所能擧未也何爲哉未之逃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悶惜乃大感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夜造焉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尤明本心其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劘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嘗笑之毅然不爲之動科擧制下一試不偶即爲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今禮爲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爲主文三以高蹈郎園薦王文獻公爲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爲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光擧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以翰苑會去國不果葺書室

曰竹莊。題曰俟菴。恒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患也。微陳于某某。終為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於理道。而發光燄。尚得謂之文哉。廣文萌公歸老臨川。若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頗古神清。未冠髭鬢。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依兵興。門人何琛迎養於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瘞崇祿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檡之孫。子男三人。卓、京、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嫁曰某。孫男一人樞。曾孫一人復觀。素

少以文一縑見先生雲錫山書其後曰千言萬言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聞思曰。府心之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脩求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宿焉。及遠遊數贈書教我不敢忘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死猶生。歸葬故鄉。崇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仲公先生初上陳先生書已見前。第二書云。存不才。獲師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關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豈有逾於此哉。而俗中且斷斷然訕訊未已。俗中之斷斷然訕訊未已者。唯知較乎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

學也者一技於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耳易曰天且弗違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遠于古人亦遠矣其
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慚心焉烏乎吾心之靈本無
限咲本無瞖滓本無拘累本無流浪其有不然者已私賊之
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於先
覺而覺焉後知者必有待于先知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視次生謂存曰予能含其邪而
流於正於天地鬼神何慚于古往聖賢何慚於祖先父母何
慚於子孫後裔何慚於吾君吾民何慚於後世學者何慚存
敬誦何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慚者古之人其食飲起
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
此何耶昔故冢見車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

爲其富也啜粥糊口有不足爲其毀且貧也尚欲不足爲其成也死絕不足爲其變也夫豈强爲之哉理則然耳理也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不絕如綫者賴有經作爲耳而經之義蕪於訓詁近世尤甚幼而誦習其說比得統於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儒者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有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㬥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他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墜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指天畫地有死無二心者謹啟書以聞惟先生終惠之教之

先生嘗與友人書論學術之奧極爲明透今附錄於左古今

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爲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爲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爲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拳拳在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效其克享天心者在於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富勳戚以彰其功此豈小智小才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爲蠱之初六幹父之蠱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爲吏道之於濱而敦政思四海九州之大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爲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吾君相之盛心而以

伊周孔孟自矜式哉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為申韓可也自為黃老可也義不當合楣假借其名以徒為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為二矣亦豈慥慥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賢而儒亦有儒之偽者矣若以孔孟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則何以有予欲無言之說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為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塗邪說鋒起而已又不得其位以行其志則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示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

辯之幾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想矣。夫烏乎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友睦婣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綱，衣之有領，振而舉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效，將所以臨民涖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且今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下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天下者也。況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詠

僞多端奸詭百出殉私而不殉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界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特祿保位而已強者爲驕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仕也始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慼慼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爲患者哉烏乎其表直

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爲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爲有司所取。爲朝廷所用宜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爲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稟。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

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有其力並有其材。其得之於資稟之厚。行之於輕轎之間。恢恢乎有餘力者。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爲吾黨有志者告耳。

祝經歷蕃

靜明先生門人寂著者李仲公。而寂先受業。又率舒衍等往師事者。爲祝蕃遠明時。沿元舊科舉。止用朱子一家之說。其修元史也。凡爲陸子之學者。必排之。故靜明先生與江東四先生。皆不爲立傳。仲公先生寂著亦止於張仲舉傳稱爲江東大儒。而吳舒二先生行實。皆不傳。祝蕃遠有仲公所爲墓

誌銘頗詳其文云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亳者自衢來今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奭父諱起嚴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幼而警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蕃遠從之遊稍長頗不羈他日忽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其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陸氏師友遺書特抄廣傳思以大明此道朋友知慕鄉者執明目張膽爲言親之猶同根枝之與共進得一言纍然如出諸己氣質之偏悉攻揲之不遺餘力故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爲其事師之禮尤謹苟完養而乏雖質鬻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某州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

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乂安公舊講學梁山祠宇久廢言之郡縣率同志復峙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含菜者不下百十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猶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輳調集慶路儒學南臺御史泰公某聽其講論明暢即命子受學陞饒州路儒學正幾校選書幣致旁郡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買住公平章湖廣行省辟爲掾史參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贓敗從奴兒干厚賄求近不可措州宣慰楊公某率首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既而授將仕郎潯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猺賊數百人入境同知保童勒迎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

拔掠脫身走卒遇官軍寘草中保童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
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榜掠死獄中保童因
僞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著牘聞帥
府移南容州推問保童醻不就辯四人又死獄中適朝廷遣
使巡行天下尚書故賓公歷廣東西聞其冤命更擇廉明由
是靜江路同知伯顏不花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
推問帥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於外保童復不就
辯且教曹吏家人訴帥府復移藤州會鞫皆冤公竟死藤州
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
孫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櫬踰五嶺以
歸至豫章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有一月甲辰塟公饒橋
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辯格物數千言及平生所爲雜詩

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卒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頗踈與公為同門幾下不逮遠甚而切偲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洋之辯藤之死殆不吝為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猶遂不為也居其位坐視無爭死諫是肯為之乎前吾事擾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而去之蓋偷則苟且綏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無乃用其細曰變爽之俗懸而忿睚眦嶽殺傷二十年間媢聚而逆命者往往而有多由吏干其主貪者魚肉之忍者草芥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藩遠之為小人則笑君子則憤正一事或可安邊郡數千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牖下聶聶難壽忘亦可悲也夫是為銘

李仲公有贈祝蕃遠序云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千一者則又譊譊蹻蹻焉何斯文之未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躬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知之也雖其弟子祝蕃筆亦皆卓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明年往造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與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蕃茂才異等宜中其科蹊可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浙之士賢否參錯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深弘厚之氣有入於其心修省變化之言易以相成矣然則是蕃之一往於道而得有於從者有不可以算也是則無所於惜而有大可喜者中科與否未論也

吳草廬識

吳謙字尊光饒州安仁人陸子曾孫女所出也其官階事實未詳然早事陳靜明先生傳外氏之學與祝李許三君子齊名仲公與書稱其篤厚隨叔偃為之又以其賜額以請警策則尊光所造亦深矣今附仲公所為尊光母孺人墓誌畧見其世出云孺人諱某姓陸氏世為撫州金谿縣青田里人宋文安公象山先生九淵其四世祖芹而歸饒州安仁縣松唐里吳君中立斯賢二子長謙次恒女一人壻同郡臨川夏柄孫三人通迪邁至順五年癸酉三月丙子無疾而終得壽七十有五謙以元統三年乙亥某月日塟里中山請其友李某曰謙之母性靜而和寡言辭平居堂與間若無人者容止甚安坐立必整先君子年若干棄二孤家甚貧母勤儉以掌之不為憂但常曰吾為汝家婦時惟恐得罪舅姑若輩宜自立

母爲爾先人及外氏蓋謙因得從師百里之外歲時一歸省彙裝蕭然未嘗一語及也素少疾雖老顧輔間潔無唔涕丙寅之歲恒復卒謙則無所事得朝夕養而吾母亦不爲人世留矣吾子有同門之好賜一言以刻諸幽則吾母之美將不隨以死乎某悲其言不敢辭銘曰生有德血氣治旣高年不病死禮斯所宜孫子

仲公有役足尊先二書其一云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過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跂望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畢欲審初寒履用勝裕用以自慰吾曹隨時守分簞驟陋巷自有其倒吾兒僕爲之區區之見自覺益親切但汨沒於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洞殊如許孫自恐缺記文過見所到具別楷謀語從汙王楷拜領厚餉臯汗而已紙尾所喻謹在

下懐不可以為定擬有機即合可也勿勿修復不宜又一首

云尚欽來復屏教斬歎當春氣向和履用受福懸洗以之清滯無音耗但聞爭敲谷之子在廣西有家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郡催糧當如是副官況已安適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證畏出且飲日前暑過碣石即歸矣草從旦晚過洪都千萬賜顧以請警策不宣

舒元易衍

舒衍字元易亦饒州安仁人官階事蹟無考因視舊遺之墻往師陳静明先生篤志力行深信陸子之學同時李仲公存以高才博學名於江東衍袁畏服之既有見於陸學始知文藝無所重力勤存往從静明先生至再至三存始從衍往謁而得静明之學陸子之道賴以復傳然則元易於陳氏弟子

中蕃所謂疏附而奔奏者也詳見仲公上靜明先生第一書今節抄其畧云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爲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本豈多哉偶然而談嘗然而居取譏於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弟之省也戊申之秋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視蓄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來屑也子之敝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爲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久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

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夕□□名甚之□□□□信宿擁寢

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

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

泣。然終恥下于人。徘徊而躊躇乎于之夏。始期衍登先生之

門亟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視蓄適來。始相識

請與衍反復而及于平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為往古聖

賢答問告教之際。豈當如此哉。徒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衞

且怨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

知所致力而信且喜也。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而存也細大諸旨也。亦何幸與於茲焉。而

信有笑其愚者。有識其怪者。有愿其終自貶損將露棄於常

所推從者。有疑其論為栒迂而不任茲世之務者。嗚呼。此豈

人之選耶。訝然術餘見前、

黃氏宗羲曰、視潘李存舒衍吳謙、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於陳氏、金谿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閻仲學

閻仲魯名未詳、河北單懷人、來遊信州、因師事靜明先生、氣質淵毅、發爲實學。嘗往遊金陵。慕帥聘主郡學。諄切講解。四方聞風而至者甚衆。仲魯切指身心。人人省悟興起。雖貴者不聞直指。從失無所假借。人亦屈服而尊信之。因置田宅。僑寓其地焉

李仲公有與閻仲魯書云、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畏友。見久

不奉書良深馳仰歲晚得元易數字云尊兄有書倒樂當及何以克當每有蔡准來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藹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又有不足之嘆吾曹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且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析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衰衰以過日日無別也去年僅作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已道耳吳子西昂大非前彌遠來遊蘇遊內人及長媳皆相繼變故蓄遠又困於場屋又無消息殊可念不省有夢之懷趙遊詩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爾記得去年曾來樹字尊兄郡庠既無職責而又有餘弟可以應門具一舟溯流而來顧省生死一番亦一好事杯酒雅意然否未間千萬自愛不宣

曾于榮拜宋

曾振宗、字子家、本撫州臨川人、曾文定公鞏之後、其祖遷饒州安仁縣、遂爲安仁人。師事靜明先生。講求陸子之學。躬行甚力。尤精於易。其爲人、詳李仲公所爲行狀。今附于後。

子鞏、姓曾氏。曾本禹後、夏少康之子曲烈封于鄫。春秋時爲莒所并。太子巫仕于魯。因去邑爲姓。閱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閔、某賢侍制、吳君養清、爲之跋。其先基居建昌七世爲少師南豐先生鞏。鞏生綜。綜生惠、皆朝散郎、惠生迪、迪嘗遊撫州臨川白玗鎮。鎮中黃氏、喜而壻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迪遂徙依黃氏、迪生富、富生大昇、大昇生全、全自白玗遷饒之安仁黃渡、全生克俊。二子長貫道、次振宗。子家其字也。子家幼而端愨。好讀書。未冠時、父析其業畀之、以觀其才。子家應門息務、有餘而不紊、未幾父疾、子家祈於神、請以身代、疾少

愈篤二年卒于華亭毀如禮于留吾杭生甫呼謝氏甚歡。家日以儉。樂延師教于若娃、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當致之賓席、時上饒有𠉀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于帀亦集而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諧謔而亦和易不逆。門有貿易之肆。嘗揚僕取貨于市。馳至中途僕告偶以誤多得貨即詣而還之。或有貿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于榮閒之。復與之貨而。不取直。又嘗有輸租者。租已入囷。其人已去。予粟倉某數有羸。呼而還之。嘗學易楷書正經一卷袁佩之。或休息於道。或特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燃燈危坐。揭卦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尒又疑乎。是今已渙然矣萬物

即我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爲里役也則戒子姪奴僕毋叫囂以立威毋刻削以斂怨廷祐間有司經理田糧子輩適長于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嘗有持金以餉者子輩曰國家重事寧私耶既而仍有感其公正而以書來謝者子輩曰奉公而行何謝之有爲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嘆服之母蔺氏卒子輩爲不飲酒茹葷三年他日忽得痞疾但不食而泄初若無所甚苦候疾者皆應荅如平時但拱手而礼越數日與其兄訣要子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欲拂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子輩曰吾心潛然無異乎昔時也明日日且昃命取水來盥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九月望日也子輩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昜次曰升一日昜來再拜請

曰先人之柩藁葬於禮湖祖塋之右將以己巳九月某日葬於里之白茅　惟孰乎知我先人願有述其平生將藉以乞銘於祝先生希逵者介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之推也苟爲非所以與人爲善之長然古今天地之間有道德於身有功烈於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待論亦有有名位足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以繡繪人身沒之後亦宜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若翁生在往古時其所爲亦衆人之所爲而亦何表異之有然於斯世又必待有名位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若於民俗果何勸焉且稽之古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翁賈而不貪故其於時也不嘗大稱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而未嘗小試能建烈於物哉不爲無見不動心于善死近於

有守此說若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翁能之而獨言以狂其必不以爲甚過者

張學士傳

元史本傳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儁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九淵陸氏翥從之遊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爲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

郡傳歷處中書省檢校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
都生徐退居洲來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遷集賢院判官又遷
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講兼祭酒蕭勤於誘掖後
進絕去崖岸不假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
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為之析疑問辨之際雜以談笑無不
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論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蕭獨
默然丞相搠思監以詢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
蕭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
相所決耳搠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
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命蕭草詔削奪
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蕭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蕭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孛羅帖木兒既誅翁乃以翁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能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翁因相視大笑蓋翁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然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二卷翁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識者韙之

仲舉師事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尊信甚至所行有爲千里必告焉仲舉於當世無所不覽其經學則本於仲公先生仲公集中嘗有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云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决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昔之傳是經者固或溺於意說後之號爲通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緣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出乎科舉得爲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是非非之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是非非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

亦豈非史子作經之旨哉。亦豈非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歟。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爲科舉慶哉。苟其志不於此乎存而汲汲焉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爲何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將於斯義而非托諸空言者也。吾意其鄉之人第者必相與崇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蓋江東四先生之學一遵陸子之教。以躬行爲主。故其論春秋也如此。其於世俗之人所以明經以取青紫者迥乎其不同也。

危學士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家於雲林山白馬鄉。陸子之故里也。故其集曰雲林。早師事吳文正公。未幾公卒。聞安仁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於上饒陳靜明先生。因往卒業。久之充然有

得超然於仕進之外未嘗應舉年四十餘始用薦起入經筵爲翰林官是時虞歐陽黃揭諸公並以年老歸休或已物故太樸雄才博學獨步一時文章典雅訓詞深厚凡有大著作進出其手十數年間遷躋通顯是時朝政日非元祚將終遇事盡言無隱宰相戚其多言不悅也託平章以私撓殺右丞抗疏爭之不得遂去隱房山居門年危强起之任翰林僅一日而明兵入燕京即赴井自沉寺僧以國史挽止之明太祖徵至南京元史之修也實錄不亡實由太樸所以踐不死之實又請葬宋穆陵顱骨出亦匪徒出也嘆餘彼論後人頗用訾議然議之者亦幸生無事之時耳不知身當政亂時能如太樸之盡言否其遇變也能自沉否毋輕議昔人也明史有特使傳詳而宋學士濂所爲墓碑銘尤爲明備傾倒甚至學

士年輩相近見聞可信今全錄於左俾覽者得考焉其文云、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晝夜號揚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未克論譔春正月宗思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爲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詮次其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亦手起兵禦巢寇柳彥章於象牙

淳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淛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鄒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

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司農少卿從入禮部爲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陞資政大夫依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孛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參政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京控辭已而元亡從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

亡國之臣不宜用坐免歸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於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嘩葛君元作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為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

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採賑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潼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鈔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衆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力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並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精據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排所疑羣操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報登發從監門弟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尚書王

某後改居於杭睽皐書院。請額於朝。俾監官以地無先賢祀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退他官乃可。再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餅餌饋宦寺誠里。歷歷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爲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議謚法。廢祀典以祛弊矣。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爲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爲雙璧。其爲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淮濟二州。相地受畧。薙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

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
[illegible]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花醴百官以朝服賀
[illegible]東宮公請克學同儒有適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
花醴而以便服賀其攝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
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紫
加夕天曆初舉兵欲謀弒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
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鄰田二十家不
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敎廉讓其在工部也順
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illegible]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毀石易橋公請止之
作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
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詣誅之淮南兵亂公來言廉問其

故曾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錠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司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先生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運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聽役吏强設其子公責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役吏逃去人拍手相慶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尋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辱荷恩重肯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撲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爲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尚書須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

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司使公以疏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然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弊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貸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俾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欲繫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寵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呆列圖緣與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囷粮廷議杖榦百免其官公

驗無發封狀擇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
不花莫與府數與公有怨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
挺伊構之會晦至燕都賞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挺攜其衆
得金下晦獄公自伏為贓欸上中書公疑遂為白出之馬德
守德州伻所獲南軍千户擐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
安世襲千户戰敗脫潛南歸至中途乘伻請德軍饋物德械
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拊枕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
大無以為報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
義報可也宰與迭臣孛羅帖木兒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
藏盜賊盜販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從末減使三返公
竟不許讞上行省參政董蔭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
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

[illegible]庭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鬬莫若如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爲丞相治四川以擴廓帖木兒爲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爲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爲然會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事中寢初江南經畧普顏不花奏因以請封徽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爲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爲文以少牢躬祭貫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僞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爲奏官其子京歲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

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閣思二閣公上責
諫曰苟以二閣爲祖宗所肇。四海九州孰非祖宗故物乎。會
皇太子大臣亦以爲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
有司日奉餐錢方爲之。否則欲千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
史爲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爲耶。因次第修之。其左
右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考。公請
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剿王莽之寃。
公高其義。補其子爲宣使。時埜速達兒爲脩平章扶私憾殺
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
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
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
丞請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

勢已不可爲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遭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遂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未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之起。已而兵入府藏。番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萊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爲楊璉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祠傳授爲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閒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猷待制黃君哻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侍

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施好善若有皆之者。凡事有闕於名教可〻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命吏進祿米歲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樞政院使元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當循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翔以公南士欲構公罪。翔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之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

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學教授將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曹侁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夭次德量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開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遣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爲謝公辭及公爲參政書以滿溢爲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以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當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遂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

李仲公役危太樸書云。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書審用力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倘文甚感介念。劉仲儼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肯於人者。比衆不鄙。遠賜[illegible]臨。已難終默。薦屢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否。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聲盡。以究欲言。孝女倘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考及。葛柿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儼未識面。不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宣

仲公又答危太樸書云王伯衡歸得所患書教審察受天恩分數成均不勝賛嘉除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爲重我在者可不盡心與之爲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爲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乖戾亦恐非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欲其身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勵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目就衰槁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設進此說不審左右以爲然否尊兄令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已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樸實莫敢草菜貧賤粗衣糲飯莫炎攀附莫强追陪徒自取煩惱

揩消。負總得一集。除衣服俸祿亦有限。其間致尙有多少。要
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所斷不易之義。
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
想只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
不可越分。作愛已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不責恕。拶文數
首錄去求教。發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與危太樸書云。比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享存便附上。不知
曾徹省覽否。絃歌乃在辟雍聚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
之秀。有開發之機。有朋親之益。有樂千之樂。不負所學。此其
兆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於
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
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裏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

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
心逸日休古今天下皆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
此見感人之難湊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个
至誠上事天下接臧獲臨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冑學
樂數是三代之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
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難與它
人言也區區老悲交進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
亂緒耳幸恕其僭平生數篇誥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
倍者留示子孫並況吾太横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與論
者幸示其目庶憑以大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況仲
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睹
對未泯千萬以道自重不宜

涂文學幾

涂幾、字守約。江西宜黃人。涂爲宜黃世家。幾遠祖大經。兄弟五人。並登進士科甲相繼甚盛。從兄潛生。亦舉行道於易。元至順間。江西行省解額止二十三人。潛生三中鄉舉。不第。授饒州濂溪書院山長。著周易斷義易義於式。並行於世。幾早歲負才名。志尚高古。不與時俯仰。博學善屬文。援據經史。下筆數千言。不浩浮詞。作詞賦得楚騷遺音。從李仲公先生聞陸子易簡之學。既遭兵。臨川之竹山。洪武初。嘗撰進時事策十九篇。其上皇帝書畧曰。臣平生苦學。見於文章。製作盈几。將華安。謂當與漢唐文人畧相先後。使居館閣。當作爲聖朝一代大典。紀述聖君賢臣之事業。璧鑄炳耀。間錯金石。足以載當世而垂無窮。台有疾不果上而卒。所著有東游集。本子

類稿發生乎抱負宏濶不可一世。讀經史貫穿縱橫。上下千古。先師李仲公先生。乃一反之於約。以為文必原於道德。而後前之以文詞為文之陋。其序俟菴先生文集云、鄱陽先生李仲公。垂歲問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草廬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在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予嘗謂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其有道者也。見予方纘經訓詁。為解乾坤易簡于圖。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槩槩乎菽粟布帛之可服。發乎生人。溫醇若經。華視韓歐。無忝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昨之作者。言談

任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術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竊謂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渾且樸也。亦如流水。不足為其峻且清也。皆諸造化生物之蘊。蓄有未易識。且端倪者歟。先生者蓋人口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歿。關于卓絅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為若干卷。將界諸梓。以幸後世。俾千為文序其累。先生千師也。卓千畏友也。千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文從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涂幾。謹序。蓋其心悅誠服如此。同時宜黃有鄒矩、字元方者、亦博學工文。與幾齊名。人稱鄒涂。洪武中以通經儒士為、任南城縣訓導。因守約聞仲公先生之

教。欽華就質教十有法南城諸生敬愛之。刻其文集藏板於
學宮。

與孟循進

張華、字孟循、饒州安仁人、少負奇才。以詩文名一時。議論風
發。泉湧若迷甚。當饒師事李仲公先生。求身心之學。仲公切
箴之。始欽華就質。仲公先生集中有與孟循三書。其第二書
云、允叔之歸之日俟達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東。朋友講
學。且宜痛改前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習襟苟
未正。當面消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
為何如。于中想已安。區區者將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
繼還常住。但不免有斷續之憂爾。外附書一封。還李如心。閒
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大服所想今妥帖矣。匆匆、

其第三書曰顧此衰老昏熱不能少盡備旬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肯附渡所曾徹覽否續聞先樞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爲此衆未安十逾月而葬古禮雖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以宗山一平穩之所或祖壠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世皆難測度起爲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貲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耗在久要不避借趁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爲是不宣

王監稅奬

王景達師事李仲公甚力于學甫仕遽卒戚友哀之仲公爲作王景達墓誌其先蜀潼川培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侍右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戶時蜀在邊人

危於兵。同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
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略將軍同知武
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埏。幼而端願。簡言笑。喜愁不外見。
稍長善讀書。翛然如出金石。既冠。儕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
道州路永明稅務大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儕交
鄉里。至於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
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生。次領郎。次德槐。女三。
長適許·適同吳某某俞某。某炎以是月乙酉祔武岡府君墓下里
曰高嶺。挺嘗受學於存·存其族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
勿芥蒂。挺欣然聽納。勅妻子。各事事、毋戕戚。遂逝。今塟也。其
孤顧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挺爲人也。謂宜壽耶。曾
不以半百。謂天耶。亦旣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

乎讀其何必喜而天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

仲公先生弟子甚盛。其見於俟菴集者、有上饒徐震字伯鞠、上官岳字叔升、晚居臨川、從遊者多英才。若劉禮字孟中、李炯字伯尚、皆知名於時。而官階莫考。今附於後。又有閔氏弟子劉學錄則誠者、未詳其名。亦附見焉。

仲公有贈徐伯鞠序云、夫衆人之行役也。非哉由於干祿。則多出於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爲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鞠恭恭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於撫州。今則又將浮彭蠡而過泰淮。或由大河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游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爲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

善義莫先於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騖而不服則亦終於没没焉而已矣今子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聽其論辨稔其德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槩也大如是則亦爲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

又嘗有贈上官叔升遊京序云上官器來曰器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頗賜一言以自警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脩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得而執也心無累吾不得而閑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紛紛然接於我之目者皆可欲也造造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無聽至視無視

非爲之全神。守氣由兆。而國有忠臣。由是而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世。是謂天德之棄。吕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爲別

又嘗爲中說贈錢孟中云。獲粟布帛在天下。饑者無不資其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爾嗅。草爾舌。極當世才辯。豈有易於聖哲之言哉。況夫磊天地間。形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於汝獨弗思乎。斂而靜。變而紛紜。發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顧此一孟中。其倏霍不齊若是。果孰使之然與。今遽呼汝曰孟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應。或蹄之。翼之。異類之。則必佛焉怒曰。我人也。奚彼之睽。然則是以形軀爲孟中也超乎形軀者。蓋真孟中。覿面無覩也。入耳無聞也。孟中非遠而外在己耳。執己以己求。斯愈失。中乎中乎。他日常徵吾言

予生起謝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為中說

又嘗為劉孟中字說云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從求中之說當求識夫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眾人之欲貴已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乎京師焉求之是信聚糧而索餐忘舟車水陸之勞易寒暑而不辭犯霜露而不憚忍羈旅而不替是志也求先事於已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從貧夫騰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嘗為李伯尚字說云臨川李絅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

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絅衣。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豈有毫髮求加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絅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恭敬達於鄉里。趣向乎於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人毀我益自修。人譽我若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絅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絅之義也。

按先本後末。先內後外。正陸子教人之法也。

劉學錄字則誠。名未詳。餘干人。任高郵州學錄。閔仲魯之弟子也。其之官高郵時。李仲公為文以送之云。余與覃懷閻君仲魯皆學於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揚踰二十年

不相見其神清以表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數暢使人深聽而卽吞消子雖思之而駸駸乎老德不能具舟命駕多見其不如古之知已者他日餘干劉則誠來吾山中預言家有別墅與維揚閔先生遊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則誠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淮東憲使得錄高郵儒學之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炎餞而子序其端因序之曰吾子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有寶敎以似其勞酬應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聞當夙興夜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已名之與業胥進而胥長其將有不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高郵必嘗拜師門而行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於寶峰堦

寧波府志本傳

楊偕字子永慈谿人幼者成不凡常讀楊文元公所著書慕然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乃悉棄舊業尊崇之不講學居虎山林恒有憂世之色縣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始敬蒞政平居躬行孝友日無聖賢之言以裁狂簡學者稱果峯先生

楊徵君芮

寧波府志本傳

楊芮字大章文元公之五世孫紹其家學日與友人講明心性之奧造詣深遠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元季政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明洪武初又徵之以疾辭不果行

桂教授同德

寧波府志本傳

桂同德別號容齋桂衎制萬榮之四世孫于經史無不通尤邃慈湖之教其誨人以德行爲本爲本府教授常集諸生于講下訓之曰窮經究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先務苟規于章句而不真履實踐此爲人之學非聖學也所著有容齋集

桂長史彥良

明史本傳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車以白衣賜宴授太子正字常出御製詩文彥

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誠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為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為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及宋濂孔克表為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每稱善至書其語揭便殿七年長至詔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為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為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

識敬裕

宋潛溪題桂公御製勅符後云皇上以上智之資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為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寳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帝之於吾邱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儒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議為相

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貝傳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方正學作雙桂軒銘云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游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和易謙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藹然無隱類漢萬石君樊勝之流舉朝之人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旣而獲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愼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奇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

歸天台宗欽以書來白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發於斯不可以無說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茫然髣髴若於形影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夢夢盡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敎行敎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孺者同口人譽已彰天鬼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鬱二子之符歟敢不誣天亦可覩日示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府食益衍無疆爾析爾歸爾公爾侯獲膺天休慈谿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寧波府志稱桂彥良爲桂待制萬榮五世孫舉以尊德性爲本洪武初以聘起仕至晉王府長史上有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之稱常作存養省察國以進明初最能昌慈湖之學者長史與春風先生烏本良云桉桂氏世傳慈湖之學至彥良太顯於明初太祖尊重之在宋濂劉基之上以爲江南大儒惟瑯一人則聖明所見學術之統宜有所歸矣而横雲山人明史列傳稍不及其師傳家學豈未見寧波志書耶蓋自元初許平仲諸公尊崇朱子以其所著書取士朱學而外不復省覽亦不敢齒及其賢舉業之士不惟不知陸子之學亦不知朱子之學爲何如道聽塗說習以成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明史館尚未成書爲長史傳者何人其能發明長史所學之淵源乎予日望之

春風先生烏本良 弟斯道

烏本良字性善浙江慈谿人幼同弟斯道講論經史作詩習

字爲先達所推與父沒備無儋石日營以奉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三皆在齠齓仰給焉遂授徒錢塘以自資時大宗有賑以女妻之者本良曰此來爲母與弟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及娶事後撫二弟稍長畢嫁女弟始婚一日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及春秋易解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力學不倦淳祐四先生之風復興起焉斯道尤才高一時登第授江西吉安永新縣令一守其兄之教題署中堂額仍曰春風政化大行永新士民愛戴如父母崇祀名宦祠至今官署中春風堂之額不改斯道既歸築室著書題其室曰春草堂學者稱本良爲春風先生稱斯道爲春草先生春風春草二集至今流播云

鄞待制王

元史本傳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爲文章不事雕刻妝𢱯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皆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於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

嘉欲具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鄭待制生於新安奮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是時新安學者若陳定宇胡雲峰之流率以章句訓詁為事爭為講章數衍陳言疊牀架屋自以為能承朱子之學而苟有意於躬行心得者則羣詆之以為陸學待制獨心非之以為朱子之學不如是而陸學未為非也嘗為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云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耳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耳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氏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沒

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殁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子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待制持論如此可謂豪傑之士矣宜其卓然有立仗節死義不負所學也